

秦怡人似花

影壇憶往之八

● 潘我源

我在一九九三年初的時候，患了一場病，胃潰瘍加上突發的甲狀腺亢進，使我在十天內，一下子消瘦了十幾斤，三個月連著做了三次胃鏡檢查，從這幾個醫生的語氣裡，都明顯的暗示我，潰瘍有病變的可能，當時我強烈的感受到，我的來日好似不多了，奇怪的是我並不感到恐懼，也不感到悲傷，我只是產生了強烈的寫作慾望，覺得自己一生有許多值得記錄的事。

我雖然是一個平凡的人，卻也有許多不平凡的遭遇，而且有它的傳奇性，再也不能浪費時間了，想到那兒就寫到那兒吧，於是我就寫了些東西，但從不敢奢想自己寫的東西能夠發表，所以寫著寫著就沒勁了，停筆了。

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，得到中外雜誌社王成聖教授的鼓勵與支持，我有幾篇不成文的文章，終於能在中外雜誌上刊登了出來，這使我產生了新的動力，有了再往下寫的勇氣，所以在這裡，我要先謝謝王成聖教授。

由重慶到南京上海

現在我想寫的是秦怡，想起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，便連想起許多往事，一九四六年，抗戰勝利後的一年，我才從重慶回到南京，當年我才十六歲，到了南京的第三天，我就迫不及待的去了上海，因為我受到好友吳修蓉的邀請，修蓉是當時上海市市長吳國楨的大女兒，我和修蓉在重慶的時候，就是德精小學的同班同學，我不僅和修蓉的感情很好，並且與他們一家人都很熟悉，當年我媽媽出差或去受訓的時候，我就住在修蓉家裡，那時候吳伯伯是外交部次長，他晚飯以後，常坐在打字機旁翻譯西遊記，吳伯母卻是天天練習畫畫，她的老師是紅薇老人，她畫的是工筆畫，工筆畫要有畫稿，我還幫她描過不少畫稿，我記得牡丹花的畫稿最多，吳伯母是中西女中畢業的，英文很好，她和吳伯伯常用英文交談，吳伯母是個古典美人，氣質又端莊、典雅，十足的夫人風範。

修蓉他們重慶的家，在大溪路大溪別墅五號，她家與蔣委員長的侍從室相連，記得每天上學，我們幾個（我與修蓉姐弟、修蕙、修廣、修潢）敲敲後門，門上的一個小窗拉開了，衛兵探頭一看是我們幾個孩子，就開開門放我們過去，我們穿過侍從室去學校非常近，侍從室隔著馬路的斜對面，就是我們德精小學的大門，這個大門裡面，面積很大，很大，有一座寬仁醫院，一所求精中學，一個德精小學，還有許多住家的洋房，以及一個教堂，求精中學為了躲避敵機轟炸，搬到鄉下去了。後來我們讀的求精中學市區，也是在這個大門裡新建的一座洋房，只有兩班學生（修蓉也和我同班），以上這些建築物之間，都有著相當的距離，裡面的地方真是大極了。現在的知名影星陳沖，她的父親陳星榮，也是我德精小學的同班同學，星榮是四川人，他的父親就是寬仁醫院的院長，姑母是該院的護士長，他們一家有多人是學醫的，陳沖的外祖父是有名的藥理專家

，陳星榮在上海是放射科著名的權威醫師，現今是華山醫院的院長，常被請到國外去講學。回憶是無邊際的，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吧。

參觀片廠群星燦爛

一九四六年到上海，住在修容家裡十天，吳伯母給我們安排了些活動，其中一次就是去參觀拍電影，記得是去在建國西路上的電影廠，那天有兩組戲在開拍，一組是歐陽飛鶯主演的歌舞片，一組就是趙丹和秦怡主演的「遙遠的愛」，這就是我第一次看見秦怡。

電影明星這個名詞，在以往形容演員比較確切，從前資訊不夠發達，這些演員在銀幕上閃閃發光，使觀眾感到既明亮，又遙遠，更神秘，真像天上的星星一樣，所以那時候看到他們，感到似幻似真，雖然事隔半個世紀了，但我的記憶與當時的感受，仍然那麼鮮明，絲毫沒有褪色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了，同時也設立了一個龐大的演員組，成員來自多方面，除了上海原來各方面的演員外，也有不少老區（老解放區）的演員加入，人數不少，分了許多小組，我就和秦怡、路明分在一個小組裡，第一任演員組的組長，就是秦怡的丈夫金燄，金燄是卅年代的電影皇帝，和他同時期的電影皇后是胡蝶，每當金燄發言時，常常提到他已從影廿五年，

我那時候還不到廿歲，覺得廿五年好長啊，所以對這點印象特別深刻，金燄是道道地地的韓國人，金燄的外表，無須我介紹，上了點年紀，那個時代過來的人，都會記得他長得有多麼帥氣，我想告訴大家的，就是他有一雙巧手，他會編織毛線，會許多花樣，他的心思細密，織出的毛衣，比女生織的都好，還會踩縫紉機，做針線活，聽說他有許多工具，既會鉗工，又修電工，還會做韓國泡菜，韓國泡菜有葷的，我還是從他那兒知道的，總之，家中的一切粗細活，他全會做。

秦怡真美婚姻難偕

而秦怡呢，先說她的外表，她美的端莊，美的大方，美的簡直可以說挑不出一點瑕疵，他們倆個，那時候結婚不久，當時給人的印象，他們是一對相稱的，幸福的，令人羨羨的銀色夫妻。

美，對女人來說，未必完全是幸運的，美的讓人傾心、仰慕、追求，讓得到她的人，產生怕失去的擔憂與恐懼，繼而產生猜忌，因此，也會為美人帶來緋聞、家變等等的困擾，這些秦怡確實也都經歷過，她的前夫陳天國，也是一位著名的電影演員，當時也是我們演員組的成員之一，記得有一天，秦怡、路明和我三個人，坐在草地上聊天，我問起秦怡，為什麼會和陳天國離婚，路明覺得我太魯莽，就說，小潘，你真是的，秦怡卻笑笑，不以為忤，她向我倆娓娓道來這段

往事，但是時間太久了，我只記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，就是陳天國脾氣很壞，又愛喝酒，喝了酒就會動手打人，秦怡那時候邊說邊指著小腿正面的一個疤痕對我們說：「看，這就是他用一只碗砍在我這兒留下的，而且後來他常常喝酒，常常動手，這種日子，沒辦法和他再共同生活下去，只能分開了。」

一級演員四大明星

其實那時候，我和陳天國更為接近，因為他和我的一個好朋友，也是演員組的青年演員，正在談戀愛，所以我們常在一起聊天，說起秦怡，陳天國稱她為秦大妹子，對秦怡沒有怨言，也沒有不滿，所以，我才會問秦怡為什麼離婚，過去也曾聽說過，秦怡結婚以後，仍不乏追求者，這些都是對陳天國的壓力，因此他喝酒，借酒來發洩情緒，我感到他當時打、罵秦怡，都是由於愛她，怕失去她，而不是出於恨。

不久以後，陳天國鄭重的對我說，他要結束和我好朋友秦怡的戀情。他的理由是，他比我們大約有廿歲，他已飽經滄桑，而秦怡還很年輕、純潔，應該找一個更適合她的對象，他說，我不能害她，我不能糟蹋她，後來陳天國找了一個圈外的女友，是一個離婚的日本女人，他們同居並收養了一個男孩，過著平實的生活。文化大革命中，陳天國跑到杭州，選擇西湖作為他最後的歸宿，他投湖自盡了。

提起陳天國，想起他從前常常糗我，說我是「特級演員」，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們演員是分級別的，當年上影廠的一級演員只有四位，即金燄、趙丹、白楊、舒繡文，我的級別當然是最後面的，上海電影廠成立的第一年，有「團結起來到明天」、「翠崗紅旗」、「女司機」、「農家樂」等八部影片開拍，秦怡是「農家樂」這部片子的女主角，男主角是衛禹平，我在「農」片中有兩個鏡頭，所以陳天國糗我說：「瞧你，拿一年的薪水，才拍兩個鏡頭，你一個鏡頭值多少錢呀！算下來，你比一級演員的酬勞還高吶，你簡直就是『特級演員』啊。」

第二年，人事科長史平找我去談話，告訴我要調動我的工作，我不同意，她用諷刺的口吻說，你一年要吃人民多少糧食，又不做什麼事。我說不是我不做事，是你們不給我做事，責任不在我。她原本以為叫我，對我說兩句，我就會俯首聽命，沒想到我不賣賬，對她說的理由，一一駁回。她火了，提高嗓門訓斥我，我也大聲吼叫駁斥她，兩人大吵了一架，在座的人事科職員都嚇傻了，說真的讓史平下不了台，弄了個不歡而散，回到演員組，大家問我去人事科是爲了什麼事，我激動地把發生的事講給大家聽，史原豎起大姆哥，誇我有勇氣，好樣的，我也很得意，覺得痛快極了，可是爲了這一時的痛快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，不久，我接到人事科的一個通知，通知我的級別有所改動，

與公佈我的級別，相差了四級，也就是暗中心降了我四級，而這個級別在演員組是沒有的，這明明是史平對我的報復，這下我成了名副其實的「特級演員」了。

舒繡文以花比秦怡

舒繡文還沒到北京人藝以前，我是經常在她家裡，有一天，秦怡來看望她，秦怡走了以後，繡文指著桌上——一瓶盛開的康乃馨，帶著欣賞的語氣對我說，秦怡是美，美的就跟這鮮花一樣，別說男人見了動心，就是女人見了也喜歡呀，因爲秦怡參加電影代表團，剛從蘇聯訪問回來，她剛才講了講在蘇聯的見聞，並告訴我們一個她私人的小秘密，在一次宴會上，一位蘇聯的名演員，向她示愛，這就是繡文對我說以上那番話的由來，秦怡臨走時，叮嚀我們，她講的這件事，不要說出去，我和繡文事後再未提起過，現在幾十年過去了，這件事應該說已經過了時效，秦怡還健在，我想她看到這一段時，一定會發出會心的微笑。

在一九六五年，文化大革命前夕，舒繡文在上海華東醫院養病期間，上官雲珠因患乳癌，也住在那裡，還有一個住院的就是秦怡，秦怡因肝炎，住在華東的隔離病房，她們住的是高幹病房，寫到這兒，我想起了與繡文同病房的一個人，她叫曾華，是華東宣傳部部長夏征農的妻子，夏征農可以說是我們的頂頭上司，曾華患的是肺癌，由於我每

天下了班就去醫院陪伴繡文，自然和她同病房的曾華也熟了，也產生了友情，有時候夏征農來看她，她總是叫夏征農用小車彎一彎先送我回家，這樣過了幾個月，繡文出院回北京了，上官雲珠和秦怡也陸續出院了，我就再沒有機會見到曾華了，緊接著文化大革命運動來了，運動中，我聽說夏征農被沖擊，被隔離，想到病中的曾華，暗自爲她擔心。

苦戰病魔仍然勇健

當我聽到曾華就在這個時候去世時的情景，我的心感到隱隱作痛，聽說曾華病危那天，紅衛兵押著夏征農去見曾華最後一面，夏征農到了病房門口，一見到曾華就跪了下來，他跪著撲向曾華，泣不成聲，嘴裡喃喃的說著請求曾華原諒他的話，這種特殊境況下的生離死別，這種深沉的哀傷與無奈，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，真是無法理解的。

秦怡的身體並不很健康，在她住華東醫院期間，還動過一次直腸開刀的大手術，金燄更是久病纏身，早就割除了大半個胃，不能工作，長年在家休養，他們並且還有一個精神不健全的兒子，完全需要人照顧，秦怡的擔子，真的夠重的了，好在她有一個未出嫁的姐姐，一直在幫她管理，照顧他們的家，秦怡忙於工作，又經常要出外景，而金燄長年在家休養，必然與社會脫節，不容諱言

，他們之間，漸漸產生了隔閡與裂痕，家庭生活並不像外表那麼炫麗，金燄多年前因病逝世了，但是兒子的病卻不見好轉，身心方面，秦怡仍背負著沉重的負擔，這就是我認知的，秦怡的不幸。

秦怡還是堅強的，這一切都挺過來了，當年住華東醫院的幾個人裡，秦怡是碩果僅存的一個了。我已經好多年沒看到她了，只間接得知她一些情況，她經營了一個影視公司，仍在忙碌的工作著。

從她最近的劇照看來，比她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，健康狀況也還不錯，我真為她高興，我找不出比較確切的話來形容她，概括她，希望她今後，能敞開胸懷，為自己而活，借用今天的話來講，就是，勇敢做自己。

中華諺語選粹

(一)

朱介凡

教育類

本篇專述昔日中國士子讀書、進學、考試、求功名，以及社會上對讀書人的尊重等情形；其他各章諺語，也仍然充分透露著往年教育的景況。有的，本是說的前此科舉時代情形，今雖時移事異，而這些諺語由於傳承久遠，目前仍然流傳。如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，這「秀才」，古今皆泛指讀書人。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，乃基於「士農工商」的往日社會結構以及教育不普及，讀書人物稀為貴的情態而有今天情態從根翻變了，但這陳舊意識還是很牢固。「讀三年書，不如聽講」，指往昔學塾背誦詩書情形，與今日各級學校教育方法、學習心理，還是有其一貫相通之處。

因之，對本篇所陳述的諺語，我們都需要有這番歷史進程的理解。

原理

人不學，不如物。

這本是「三字經」中的句子：「犬守夜，雞司晨，苟不學，曷為人？蠶吐絲，蜂釀蜜，人不學，不如物。」大家喜歡把它傳說成諺語。人類之所以主宰萬物，社會日有進步，即由其因教育而保存、傳遞、發展了前人經驗之故。

四川。蠢人智力過低，非可按常人標準施教。

說的是古書，講的是俗理。

山東。俗理，謂日常生活，人情世故也

讀書不識理，不如展腳睡。

井淘三次吃好水，人受教導武藝高。

或「井要淘，人要教，井淘三遍吃甜水，人受教調武藝高。」

奉承你是害你，指教你是愛你。

四川。

現代經濟學與教育學的觀點，謂教育即是投資。以為人力資源視國民所受教育程度而見高低。由於社會分工精細，樣樣職業都有其技術性，非要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充任不可。

此種看法，跟昔年我們國家養士、用士的制度、著眼，都是相同的。人才為治國的根本，人才從興學而來。

教人教心，澆花澆根。

不僅德行修養，重在心意悟解，學識技能

的教學，同樣要使受教者能開心竅。

青肚皮糊猴，百教也教成。

江蘇常熟。

畜牲都好教，惟有蠢人不好教。